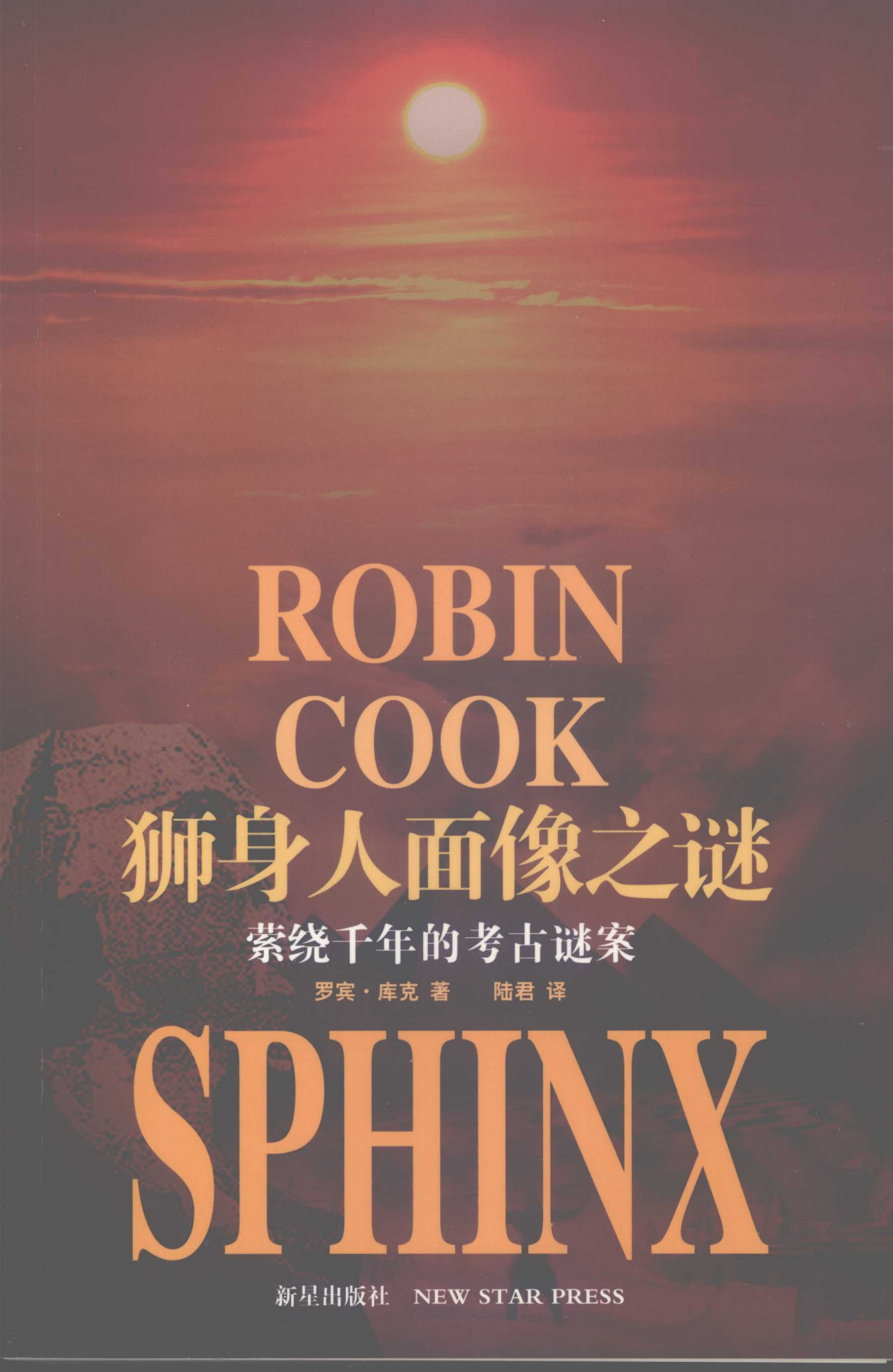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sunset over a desert landscape. A large, bright sun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center, casting a warm glow over the scene.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oft, orange and red clouds. In the foreground, the silhouette of a sphinx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, and the dark, rocky terrain of the desert is visible at the bottom.

ROBIN
COOK

狮身人面像之谜

萦绕千年的考古谜案

罗宾·库克 著 陆君 译

SPHINX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Sphinx

獅身人面像之謎

罗宾·库克 Robin Cook 著

陆 君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狮身人面像之谜/(美)库克著;陆君译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 - 7 - 80225 - 220 - 2

I. 狮... II. ①库...②陆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8376 号

图字: 01 - 2006 - 3553

Sphinx

by Robin Cook

Copyright © Robin Cook

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狮身人面像之谜

(美)罗宾·库克 著

陆 君 译

责任编辑:许 彬

装帧设计:余笑乐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谢 刚

社 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010-65270477

传 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邮购电话: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7.75

字 数:240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80225 - 220 - 2

定 价:22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故事梗概：

艾丽卡是一位漂亮的埃及考古学家，她独自一人到开罗进行考古研究，却意外碰到一起谋杀案，塞提法老的金像也被凶手抢走了。

艾丽卡独自一人展开调查，竟发现了从埃及贩运文物的黑市，一条神秘的交通路线也随即浮出水面。艾丽卡与风流倜傥的法国绅士伊冯、一丝不苟的文物局长阿姆德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，要想破译整个谜案，她必须上溯到古埃及的年代，并且揭开1922年法老的诅咒——谁要是干扰法老的安宁，死亡就会飞到他的头上！

本书通过一个构思精彩、情节曲折的故事破解了萦绕千年的考古谜案，读者在天马行空的探险解密中，不仅享受着阅读的快乐与刺激，还丰富了埃及考古知识。

作者简介：

罗宾·库克(Robin Cook)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，并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医学培训。

他是位医生，也是位成功的作家，以把医学知识引入到恐怖小说中而闻名，被称为医学惊悚小说的创始人。

他一直在自己所开创的小说领域中创造着奇迹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部作品荣登《纽约时报》最畅销图书榜。

罗宾·库克曾说，他选择写恐怖悬疑小说的原因是：这种形式可以让读者对不太了解的医药、考古学知识产生兴趣。在他看来，写小说实际上是在教授人们更多的知识。

特约编辑：杨 涤

责任编辑：许 彬

装帧设计：佘笑乐

序



公元前 1301 年，
底比斯城邦的古墓地 君王谷 图坦卡蒙^①墓
塞提一世法老^②统治的第 10 年
洪水季节的第 4 个月第 10 天

伊曼尼用铜制的凿子砍了几下眼前的石灰石，突然他感觉碰到了坚硬的石头，于是又用力猛凿了几下，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硬石头。毫无疑问，他已经到了里面的一扇门前，里面埋葬的就是已有 51 年的图坦卡蒙，那个短命的法老，还有无法想象的财宝。

想到这些，他马上来了劲头，拼命地挖着，散落下来的碎石已经堆成了堆，飘散的灰尘让他感到呼吸困难，冒着热气的汗珠从他的脸颊滴下来，终于可以匍匐下来了。他那瘦小精干的身躯爬进这个洞里显得有些吃力，他像穴居的昆虫一样艰难地前行，不时地用手耙着松散的石灰石，让它堆在自己的身后，送水工克米兹会用芦苇筐把这些碎石装起来运到外面。在黑暗中用手寻路，伊曼尼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，他的目标就是前面那堵密封的墙。慢慢地他的手指感觉到了那扇紧锁的大门封印，自从图坦卡蒙 51 年前被埋进来就没有人碰过它。

伊曼尼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柔软，他把头枕在自己的左臂上，顿时肩膀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，此时他还听到身后克米兹低沉的喘息声，他正在吃力地把碎石装筐运出去。

“我们已经进到内门了！”伊曼尼兴奋地喊道，但语气中还夹杂着一丝恐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这样的夜晚赶快结束，他并不是一个窃贼，但他现在却干着偷盗的工作，让那个可怜的短命鬼国王在死后也不得安宁。

“把我的大锤拿进来！”伊曼尼感觉自己的声音在狭窄、阴森的洞

①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，是今天最为闻名的法老。

② 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，是伟大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。

穴中回荡，怪吓人的。克米兹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以后干劲更足了，拖着沉重的竹筐紧随其后。

接下来是一阵寂静，伊曼尼似乎感觉到周身的石土向他压来，那种对幽静的恐惧再次向他袭来，这时他想起爷爷阿门姆博在监督挖墓时的情景。伊曼尼很想知道，自己的爷爷是否也会触摸到这些土石？稍微转了转身，他将自己的手掌放在坚硬的岩石上，这让他感到很安心。对图坦卡蒙墓的挖掘从他爷爷就开始了，然后是他爸爸，现在又轮到了伊曼尼，到目前为止，他已经从墓穴的外门挖到了内门，整整从里面挖出了12立方的土石。现在胜利就在前方了，他们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，但是到明天早上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伊曼尼的目的是拿走那四尊金像，他们的位置已经标在自己的计划图上。一尊金像要留给自己，其他三尊分给跟他合作的伙伴们，然后就把坟墓给封掉。伊曼尼希望上帝能够理解他，自己不是有意要偷盗的，这尊金像是为他父母的葬礼而准备的。

克米兹重新进入地道，推着前面的芦苇筐前进，里面装着一把大锤跟一盏煤油灯，还有一把铜匕首。克米兹才是真正的窃贼，对于金子的渴望永无止境。

有了这些工具，伊曼尼很快就会挖开了内门，但是令他惊讶的是，图坦卡蒙的墓穴跟塞提一世法老的简直无法相提并论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伊曼尼才能化装成朝圣者的样子混了进来。为此他还给守门人行贿，送给他们两袋米跟一大罐好酒。其实伊曼尼也不必这么做的，他完全可以在狂欢日的时候进入墓地，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守门人，还有伊曼尼的乡亲们都会在尼罗河东岸的底比斯城狂欢。尽管现在伊曼尼觉得要时刻小心，但是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驱使他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大锤跟凿子。眼前的石块在他的手中被击得粉碎，很快密室的地面露了出来。

伊曼尼的心跳都快停止跳动了，一股芬芳的雪松香味迎面扑来，原以为会碰到地狱的魔鬼，实际上这里记载的是永恒的孤独。带着一

种敬畏的心情,伊曼尼很快爬进了墓地。四周出奇地寂静,一片漆黑,借着微弱的月光,伊曼尼回头望去,只见克米兹像个盲人一样匍匐前进,他应该把油灯递给伊曼尼的。

“我能进去吗?”克米兹在黑暗中怯生生地问道,努力把油灯交给伊曼尼。

“还不行。”伊曼尼回答道,仍然在摆弄手里的油灯,“回去告诉阿拉曼跟阿玛西斯,半小时以后我们把地道填上。”

克米兹像螃蟹一样往外爬。伊曼尼则利用轮子的摩擦取出火种,点燃了油灯。顿时眼前亮了起来,好像冰冷的屋子里透进了一缕阳光。

伊曼尼感到浑身发冷,腿也快麻木了。借着摇曳的灯光,他看清了阿穆纳特(专门吞食死人)神的脸,他的双手颤抖着,连油灯也跟着晃。他吓得退后了几步,紧紧地靠在墙上。还好,那个神没有动。接着看到的就是他金色的头,象牙般的牙齿,纤细的身段。伊曼尼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看到的是停尸床,旁边还有两个尸床,一个是牛的脑袋,一个是狮子的脑袋。右面靠墙的两个酷似图坦卡蒙国王的卫兵,坚守着墓穴的入口。伊曼尼在塞提一世国王的墓穴也看见过类似的雕塑。

伊曼尼顾不上散落在地上的干花花环,加快了前进的步伐,躲开了两个镀金的卫兵雕塑,带着一丝崇敬与敬畏,拔掉了门闩,把门口的两个精美女神像搬开,一个是埃及上层社会的贪婪女神,一个名叫伊希斯,古代埃及掌管生育和繁殖的女神。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名字都跟图坦卡蒙无关。

伊曼尼利用手中的锤子与凿子,很快就从尸床下面溜了过去,打开了旁边的墓室。根据爷爷阿门姆博的计划,伊曼尼想要的另外两个金人就在这个小房间的柜子里。尽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伊曼尼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走,让他出乎预料的是,这次他没有看到可怕的景象,只是周围的墙都是粗制的石头做的。让伊曼尼感到欣慰的是,这次看到的是一位年轻而美丽的王后,手里捧着献给图坦卡蒙法老的由莲

花、纸莎草组成的花束。但是还有个问题，这个柜子被巧妙地锁了起来，怎么也打不开。伊曼尼小心翼翼地把油灯放到这个棕红色的柜子上，仔细琢磨起来，全然没有察觉身后隧道所发生的一切。

克米兹的身后跟着阿拉曼与阿玛西斯，身材硕大的阿玛西斯是努比亚人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自己肥胖的身体挤进这狭窄的通道。他前面的克米兹与阿拉曼已经看到了伊曼尼在里面墓室奇形怪状、不断跳跃的影子，克米兹用那口烂牙叼着一把铜匕首，终于从通道挤进墓室，然后又把后面的阿拉曼拽了出来，阿玛西斯则是挖下了一层松土之后才进来的。起初三个农民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然后就是不相信自己被难以置信的金银财宝所环绕，三个人都因为贪婪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珠宝，而且任由他们随便拿。像三只饥饿的野狼，他们扑向了摆放整齐的物品，翻箱倒柜，将能拿走的都拿走，连家具与战车上的金子也抠了下来。

伊曼尼听到响声之后，心都快跳了出来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有可能被抓住了，但是听见同伴们的欢呼时，他已经预料到发生了什么，真是一场噩梦。

“不，不能这样！”伊曼尼大声喊道，手里抓着油灯拼命地往外面跑，“住手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都给我住手！”伊曼尼的声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回响着，三个盗贼立刻停了下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克米兹举起那把匕首，霎那间，阿玛西斯露出了残忍的微笑，他的几颗大牙也在油灯的照耀下分外狰狞。

伊曼尼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长时间，虽然黑暗已经过去，但是噩梦又像潮水一样重新涌了上来。他依稀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话，一丝微弱的光亮从墙壁的缝隙中渗过，他慢慢地动了动脑袋，尽量减轻一些疼痛。他半卧在图坦卡蒙像的下面，看到了克米兹的身影，这些该死的农民正在破坏神圣的神像。

伊曼尼用双臂吃力地往前爬着,由于刚才长时间地把左手臂压在身下,现在已经有些麻了,但他仍然坚持着。他目测了一下到通道口的距离,虽然不远,但是要想悄无声息地过去也很困难,他挣扎着站了起来,摇摇晃晃地,头上的伤仍然在跳动着作痛。这时,克米兹猛地一转身,发现了伊曼尼,他愣在那里,手里仍然拿着霍鲁斯(古代埃及的太阳神)的金像。等他反应过来以后,一个箭步冲向了头昏眼花的伊曼尼。

伊曼尼顾不得疼痛了,猛地冲向通道,疯狂地击打着克米兹的胸与肚子。但是克米兹很快地躲闪开,紧紧地抓住伊曼尼的脚踝,同时向大块头阿玛西斯大声呼救。伊曼尼则在地上打滚,用另一只脚拼命地踹着克米兹,还好有一脚正好踢在克米兹的脸上,剧烈的疼痛让他松开了伊曼尼的脚踝。这一松不要紧,伊曼尼不顾一切地向外爬,全然感觉不到锋利的岩石在他身上留下的伤口。终于爬到通道口了,伊曼尼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,飞奔至底比斯城的墓地看守站。

图坦卡蒙墓地的三个农民显然吓坏了,他们知道唯一的活路就是赶紧逃走。尽管他们才刚刚盗了第一个墓室。大块头阿玛西斯很不情愿地抱起一尊最重的金像,克米兹则把无数的宝石、戒指等用布包起来,他也顾不得其他散落在地上的珠宝了。他们把这些赃物统统放到竹筐里。阿拉曼把油灯放下来,将篮子放在前面,推着它往通道外爬。克米兹与阿玛西斯则跟在后面。终于爬了出来,他们开始向墓地看守站的南面跑去。阿玛西斯显然拿得太多了,他的右手已经有些吃不消了,无奈就把手中的精美彩陶藏在了岩石的下面,然后再追赶其他的两个人。三个人经过了哈特谢普塞特神庙,根本没有回到墓地村,一旦从君王谷走出去,他们就会改向西行进,进入茫茫的利比亚大沙漠。然后他们就自由了,发财了,而且是发大财了。

伊曼尼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折磨,尽管有时候他也在想自己能否忍受。事实上,他不能。身上的疼痛在增加,而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,

开始还可以咬牙挺住,但是现在,实在忍受不了了。接着是杖刑,伊曼尼也不知道这种刑罚是何种鬼东西,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将他的四肢拎起,放在一个矮桌上,并且使尽全身的力气拉住他的四肢,第五个人则毫无怜悯地用棍子击打他的脚。

“住手吧,我都说。”伊曼尼大声地喊道。但是他已经坦白过无数次了。本想自己能够挺过这一劫,但最后还是没有。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像踏在火炉里烧红的白炭上,正午的阳光照在上面,更加剧了这种痛苦,伊曼尼像一只被屠宰的狗一样惨叫着,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去咬抓住他右手腕的胳膊,但是有人从后面摁住了他的头。

就在伊曼尼认为自己快要疯了的时候,墓地看守站的首领玛雅挥了挥手,示意对伊曼尼停止用刑,那些行刑的士兵在接到命令后又打了几下,好像很不尽兴。首领玛雅转向了尊贵的来宾:底比斯城邦的首领与塞提一世法老的墓地工程师。没有人说话,于是玛雅看了看伊曼尼,这时候他已经从矮桌上被放了下来,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,双脚仍然感到火辣辣的剧痛。

“石匠,再说一边,你是怎么知道进入图坦卡蒙墓的路?”

伊曼尼嚷着要坐起来,三位所谓的绅士就在自己的眼前,慢慢地他的知觉恢复了过来,认出了塞提一世法老的墓地工程师纳尼弗塔。

“我的爷爷,”伊曼尼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出了这几个字,“他把掘墓的计划给了我爸爸,然后又传给了我。”

“你爷爷是图坦卡蒙法老墓的石匠吗?”

“没错。”伊曼尼回答道,再次向他们解释道,自己只是想把父母的尸体做成木乃伊,但是钱不够,他不停地请求饶恕,再三强调在看到同伴们破坏坟墓的时候,就放弃了盗墓的念头。

纳尼弗塔无精打采地看了看眼前的盗墓贼,思绪已经从审讯飘到了天空,这个盗墓贼让他感到很受伤,因为他是这么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法老的坟墓,这让他的施工计划受到了挫败,突然他打断了伊曼尼的话。

“你是塞提一世法老墓地的石匠吗？”

伊曼尼点了点头，他的乞求被打断以后就不敢再吱声了，因为他很惧怕纳尼弗塔，每个人都很怕他。

“你说说看，我们正在建造的法老坟墓也会被盗吗？”

“如果没有人时时刻刻守卫着墓地，任何坟墓都会遭到盗窃的。”

很显然，纳尼弗塔气坏了，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不去发作，否则的话，他会把眼前的这个恶棍撕成碎片，因为伊曼尼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今生最为痛恨的。伊曼尼似乎感觉到了纳尼弗塔的愤怒，他本能地向后退了退。

“那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能保护好法老的坟墓与财宝呢？”纳尼弗塔问道，强压住心中的怒火。

伊曼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他低下了头，内心在挣扎着，最后他坚定地说：“保护好法老的坟墓不受侵犯是不可能的，过去被盗过，将来也会如此。”

被激怒的纳尼弗塔嗖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抓起伊曼尼说道：“你这个恶棍，怎么敢对法老说这么无礼的话？”话音未落，一拳已经击在伊曼尼的头上，但是他又停了手，因为这一拳打出去，自己的手也疼了。于是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亚麻斗篷说：“既然你是一个盗墓专家，那么这次怎么失手了呢？”

“首先我要声明，我不是盗墓专家，如果是的话，就会像那些农民一样拿走图坦卡蒙墓里的金银珠宝，他们的贪婪已经令他们发疯了。”

在强烈阳光的刺激下，纳尼弗塔的瞳孔突然放大，脸一下子沉了下来，这种表情的变化如此明显，连身边一直昏昏欲睡的城邦首领也注意到了，惊讶得目瞪口呆。

“尊敬的先生，您没事吧？”底比斯城邦的首领把身子向前探了探，好把纳尼弗塔的脸看得更清楚。

但是纳尼弗塔的这种表情变化恰好反映了他内心剧烈的思想活

动,他的嘴角挤出了一丝微笑,转过身兴奋地对墓地看守站的首领玛雅说道:“图坦卡蒙法老的墓重新被封上了吗?”

“当然了,”玛雅说道,“马上被封上了。”

“重新打开。”纳尼弗塔背对着伊曼尼说道。

“重新打开?”玛雅显然对这个命令感到很惊讶,城邦首领也是莫名其妙。

“没错,我想亲自进到墓穴中,这个石匠的话启发了我,我现在知道如何守护好法老们的财宝,如何让塞提一世法老永垂不朽。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

伊曼尼第一次感受到了希望,但是纳尼弗塔的微笑很快就消失了,瞳孔也变小了,脸沉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夜空。

“你的话对我很有帮助,”纳尼弗塔说道,“但是他们不会饶恕你的罪行,你还是会受到宣判,我就是你的法官,你还是要死的,让你的那些同党们看到你被钉死在木桩上,你的尸体也会被土狼啃噬干净。”

纳尼弗塔说完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,对着身边的绅士们说道:“今天你们都对法老们效力了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荣幸。”玛雅回答道,“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。”

“你不必明白,今天我所受到的启发是个天大的秘密,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的。”

1922 年 11 月 26 日

图坦卡蒙墓 底比斯君王谷

兴奋的气氛很具有感染性,即使阳光闯过那无云的天空也不能减低此刻的悬念。大家加快了从图坦卡蒙墓搬运泥土的速度,沿着第一道门往里走大约三十英尺就到了第二道门的跟前,这道门已经尘封了三千多年,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?会不会像其他盗墓者一样发现里面是空的?没有人知道结果。

萨瓦特·拉曼是这次行动的工头,他戴着头巾爬上了十六级台阶,这里的高度差不多跟地平面一样,他抖了抖宽大的白色长袍,上面的土灰像面粉一样抖落了下来。他大步流星地向帐篷方向走去,在冷酷无情的君王谷留下了细长的身影。

“很荣幸地通知您,通道已经被打通了,”拉曼鞠了一躬说道,“恭候您打开第二道门。”

霍华德·卡特喝了一口柠檬水,整了整头上的卷边毡帽,尽管天气很热,可他还是坚持戴着,“拉曼,干得漂亮,等灰尘散一散我们再打开门吧。”

“我会等您的命令的。”拉曼转过身后退下了。

“霍华德,你还真够冷静,”卡尔纳冯伯爵说道,“你怎么能够安稳地坐在这儿,喝着柠檬水,不想马上知道门后是什么吗?”说完后卡尔纳冯伯爵笑了,冲着女儿伊夫林·赫伯特眨了眨眼睛,“现在我能理解为什么在找到塞提一世法老墓的时候要用攻城槌。”

“我的方法正好跟他相反,”霍华德·卡特用反对的语气说道,“他的方法适用于里面只有石棺的空墓穴。”这时他的目光很不情愿地落在附近塞提一世法老墓,“卡尔纳冯伯爵,我真的很不确定我们在这儿找到了什么,现在还不能高兴得太早,我甚至不能确认这是一座坟墓,这种设计不像是第十八任法老的,可能只是图坦卡蒙一部分随葬品的藏匿地,还有,那些盗墓者已经赶在我们前面下手了,而且不止一次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些盗墓者认为有必要把门重新封上,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能找到些什么。”

保持着这份冷静,卡特不停在君王谷搜索着,但是他的心却揪在

一起,四十九年以来,他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,在过去六年枯燥的发掘生涯中,他一无所获,挖出来的砂石与泥土已经有二十多万吨了,现在他突然感到这次的发现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,他不去想也不去刻意抱希望,只有等待,整个世界都在等待。

走廊的地板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,这些人在进入的时候也是蹑手蹑脚,生怕弄得尘土飞扬。卡特走在最前面,紧接着是卡尔纳冯伯爵跟他的女儿,最后是卡特的助手卡兰多。拉曼把撬棍递给卡特以后就静静地在洞口等候,卡兰多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蜡烛。

“跟我说得没什么两样,我们不是第一个挖掘坟墓的人。”卡特紧张地说道,一只手还指向左上角的地方,“门被打开过,然后被重新封存,从那个角落就可以看出来。”接着他又来到中间一块更大的方形地,“这里的面积更大些,但是有些古怪。”卡尔纳冯伯爵弯下身看了看帝王墓穴的大封印,周围是九个被捆绑的奴隶像。

“这是典型的图坦卡蒙墓的封印。”卡特继续说道。电筒的光芒照出了空气中轻舞的尘埃,也照亮了那个古老的封印。

“那么现在,”卡特平静地说道,好像在下午茶上随便说话一样,“让我们猜想一下门后面是什么?”但是他的腰已经弯了下来,好像胃溃疡发作了一样,手心也都是汗,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。在拿起那把撬棍以后,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,但是仍然朝着古老的封印使劲地凿了几下,泥石与碎片纷纷堆落在他的脚下,这是一种长久压抑的释放,力量越来越大,突然撬棍把那个封印撬开了,卡特几乎要绊倒在门口,温暖的空气从里面迎面扑来,卡特慌忙掏出打火机点燃了蜡烛,试着放到开口处,这是一个测试里面有无氧气的好方法,还好,蜡烛继续燃烧。

就在卡特把蜡烛递给卡兰多之后,他继续用撬棍凿着,想把开口凿得更大些,这时候没人敢跟卡特说话,他铆足了劲,任凭泥石纷纷落地,眼见口子越来越大,他又点燃了蜡烛继续试了试,没有熄灭,这样